

最后一任校长

● 郭万新

教育家世

2012年端午节,恰逢周末,徐烨锋老师回娘家,娘家在朔州市朔城区神头镇吴佑庄村。在村里她听说邻村吉庄正在举办第二届旅游文化节,有道教祈雨民俗表演,歌舞文艺演出,比过去的庙会热闹多了。徐老师本打算前去瞧瞧,但最终改变了主意,对她而言,那个地方有着难以形容的伤感。

已经两年多了,徐烨锋心中一直放不下吉庄,她曾在吉庄小学当过将近四年教师,而且最后做到校长。如今,那所乡村小学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历史戛然停止在2010年的暑期。她是吉庄小学的最后任校长。这“最后”两字,是她心里说不出的伤痛!徐老师真的无法鼓起勇气去看吉庄小学的旧址,她完全可以想象人去楼空的样子,或许曾经书声朗朗的教室已经变成了鼠雀们的乐园。

当初,徐烨锋是踏着她父亲的足迹来到吉庄小学的。

徐烨锋的父亲名叫徐海,上一辈从平鲁县宋红沟村迁到朔城区神头镇吴佑庄村落户。徐海高中毕业后就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转正,在神头联区,也称得上一位名师。

徐烨锋从小就很敬仰父亲,父亲说话斯文、行止端正,做人

做事,教书育人,很受乡里乡亲的尊重,因此,她心中萌生了当教师的理想。那时候,村里学习优秀的孩子们把报考师范当做改变命运的途径之一,一来分配很顺利,二来工作待遇不低。所以徐烨锋初中毕业后,报考了朔州师范。2001年,22岁的她,完成了三年的普师学业,在满怀希望准备走向教师岗位时,偏偏从那年起师范生不包分配,她只好回家待业,期间找了一位平鲁山区的农家小伙结婚成家。丈夫在大同市的建筑工地打工,她仍旧常年住在吴佑庄村的娘家,夫妻俩鹊桥相隔,离多聚少。

吉庄从教

2005年第一个女儿出生了。就是这一年,徐烨锋得到一次机会,终于正式分配成为公办教师。神头镇三泉湾学校刚好有一个岗位空额,担任校长的徐海就把女儿争取进来,父女俩成了同事。三泉湾学校不在村子里,孤立于桑干河南岸,正式名称是神头职中附属小学,徐海多年来在这儿任教,徐烨锋也就跟在父亲身边读完小学和初中。她重返母校,很有感情,上岗后担任四年级班主任,积极上进,一心为父亲争光。不过她发现,其时农村教育已经开始急遽滑坡,学生们出现了择校流动现象,就像三泉湾学校初中附带小学原先二三百号学生,眼看剩下顶多百十人了,每个班级好的时候有二十几个学生,差些的时候就是十几个。近年来,教育资源配置明显朝城里倾斜,城里的学校逐年增加仍旧人满为患;自国家2003年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后,鼓励民办教育,不论城镇还是乡村,私立学校也

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乡村公立学校风声鹤唳,四面楚歌。不少有关系有门路的乡村教师接连进城。徐烨锋很清楚,以自己的实力与社会关系,是很难获得进城的机会的,因而心无旁骛,一心教书,不过心中对母校的前景隐隐感到一丝忧虑。

朔州市教育系统开始公开招考教师,出于对城乡教育失衡的考虑,给乡村学校补充了不少年轻教师,三泉湾学校也分来几个,教师数量有所增加。神头联区相应进行辖区内的师资调整,2007年正月,徐海不再担任三泉湾学校校长,而是调到了吉庄小学。吉庄村距离吴佑庄村又近了几里地,跑家也方便些。徐烨锋和父亲在一起总是踏实,所以跟着也调到吉庄小学,更换了一个工作环境。

吉庄小学规模不小,占地八亩余,一幢单面二层楼房,面积有1200平方米,上下十四间教室,包括由一间教室改造成的厨房,外加四个单间办公室,构成吉庄小学的教学区。楼南是宽阔的操场,操场边,矗立着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虽说楼房没有暖气和上下水,冬天得生炉子取暖,但就当地村级小学而言,这样的条件无疑是上好的了。学校处于吉庄的东南,与当年的雁北师专旧址毗邻,环境幽静。学校的大门楼上,还留着曾任朔城区区委书记的彭世先题写的校名。这座小学是2000年由吉庄村自己筹集资金二三十万元建起来的,其时,吉庄村的集体经济,虽有一定实力,但肯如此大规模投资教育,在村一级组织中实属不易。相较之下,经济条件超过吉庄的村子有的是,但对学校建设的投入要吝啬多了。

吉庄是朔州市一个有名的文化村,尊师重教,崇文尚礼。1983年有一个统计数字,该

村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短短数年考入各类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达20人,按人口比例达到1/80,位列全县第一。其时,全国的高考录取率尚不足5%。1958年雁北师专落户吉庄,是为朔北地区唯一的高等学府,村落与校园仅一墙之隔,村落巷道与校园小径相通,村民受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多了一份儒雅。1986年师专迁往大同市,但是影响犹存。人们将吉庄视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至于村落的基础教育建设,村里一位退休老校长李峰做过一份简易总结:

1947年前,两家私塾,富家子弟10余人就读;

1948年始有公立二级复式小学,设在庙院,老师1人,学生40余人;

1950年至1967年,小学搬入地主李渠旧宅,还是二级复式教学,老师从2人增加到4人,学生人数从50余人增加到90余人;

“文革”期间,教室毁于火灾,学校只好再次搬入破庙,但变为单班教学,从1968年至1982年,学生人数逐年递增至200余人;

1983年至1986年,学生人数更是突破了300人,老师13人,学校也搬出破庙,占用了大队部,同年级变为双班,另增两个幼儿班,学校还被确定为朔县的5所实验小学之一;

从1987年至2006年的20年间,学生人数一路递减,1990年维持在190余人,进入新世纪后学生开始骤减,只剩下了80余人……

如果把每个时期的学生人数排列一下,可以发现一条“过山车”式的曲线,情形与徐

烨锋曾供职的三泉湾学校大同小异。徐烨锋初到吉庄时小学时,共有80多名学生,6个年级,外加一个学前班。有经验的老教师按照朔州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普遍情况约略估计,像吉庄村2000余人,即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了,但7岁到13岁的学龄儿童应该在130人左右,那么80人之数表明还有50多个小学生失学或者离村求学。

再说教师队伍,全校一共10人。校长名叫贾建斌,40多岁,连他在内共有6名公办教师,其中两名女性:徐烨锋和年近五旬的武凤英;余下李老师和赵老师,年纪相仿不到40岁;再就是已经55岁的徐海老师。剩下的4人,都是师范毕业后临时就业的代课教师,清一色20岁出头的女孩,待遇无比微薄,月薪仅有300元,不到公办教师的四分之一。2006年,即便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到城里务工,日薪已经达到100元。而一个正式老师的工资,不过千把块钱。

徐烨锋在公办教师中最年轻,她被安排接任二年级班主任。学校实行的是包班制,她一个人要教授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班上有26名学生,其他几个年级,有的十几个学生,有的不足10个。徐烨锋等于挑了一副重担,徐海老师则退出一线任副课教师。徐烨锋之外,武凤英任四年级班主任;李老师任五年级班主任;五、六年级数学单独分出来由赵老师教授。连同学前班在内,7个班级中公办教师担任3个班的班主任,另外4个班的班主任由代课教师担任。

不管学生多少,徐烨锋还是积极进入角色,按部就班完成教学工作,每天忙忙碌碌,时间安排得很是紧张,日子也很充实。

2007年9月,暑假开学,徐烨锋跟着二年级升上三年级。贾校长调回北邵庄学校夫妻团聚,联区新调金子旺继任校长。赵老师和李如茂也调走了,接着调来另一位公办老教师李如茂。这一年的年底,教师们意外获得一顿免费午餐,校长又给大家每人发了700元奖金,说是村委会的一点心意。

心意归心意,学校生源的缩水依旧不能遏制。以徐老师的三年级为例,每学期开学,班里总有一两个学生转学,多是进城走了。其中有个学生名叫李承乾,聪明好学,成绩自然突出,弟弟也到了学龄,但家长进城打工,为了照看方便,干脆把哥俩一起带走,送进城里的小学。

相对来讲,她的班还好一点,勉强留住20多个学生,别的班学生走得更多,学前班及一、二、四年级的四个班每班人数不足10个,五六年级竟然因为没人报名而断级了。

很快全校学生就减少到50多人,教师们心中郁闷,却也茫然无奈。

经过几年发展,城里有几家成了气候的私立学校华丽转身获准民办公助,招生力度咄咄逼人,公立乡村学校越发无力招架。

2008年,神头联区3家学校的初中班被迫全部停止招生。家境日益宽裕了的村民都有了择校意向,把城里的学校看得很神奇,当然也有跟风心态。徐烨锋家访时候,总是听到家长们这样交代子女:“反正我是把你送进城里念书,万一念不成书,将来长大了也不要怪我。”

每个班级的学生寥寥无几,整座学校显得更是寂寥非常,2008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连个活动都开展不起来,校园里鸦雀无声,

这是吉庄小学办学史上所没有的。

时任吉庄小学的校长金子旺束手无策,唯一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开导老师们说:“我们是教师,教书育人是天职。有几个学生就教好几个学生,即使一个也好好教。大家认真工作,尽到自己的责任。”话是这样讲的,教师也并没有懈怠,学校却也不好维持现状。

武凤英和李如茂、徐海老师一样,都因年纪接近退休而带了副课,到学校的次数不多,这样公办教师带班的只剩下了徐烨锋一人。其余4名班主任全是代课女教师,她们成为学校的骨干,但300元的月薪养活不了自己一张嘴,肯定是人心思浮,致使人员更替频繁,有的待一年有的待半年,或者结婚走了,或者跳槽去了私立学校,陆续增补进来的又是新手,教学水平硬不到哪里去,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客观现实是,留下来的学生蠢蠢欲动,家长们无不观望徘徊。

校长方略

坚持到2008年寒假,风雨飘摇中的吉庄小学终于迎来了一次转机。

那年12月20日,吉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换届,声望较高的林建国经过竞选就任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林建国之所以能够获得绝大多数村民的选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顺应民心,针对村民对吉庄小学日益滑坡难以继的强烈不满,他承诺一定要全力以赴整顿小学,使之重新焕发生机,保证教学质量。

林支书刚刚上任,他就拿着全村2000多名村民问卷调查找神头联区校长张佩峰交换

意见,其中一条是“你认为吉庄村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村民代表的回答是:“盼望小学生回流。”这样的回答让张校长感慨万端。他表示全力支持吉庄小学建设,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改革小学教师的任用制度,自主选择教师。

跟着就在2009年开学前几天的元宵节,吉庄村召开了一次全村学生家长大会,商议学校大计。到会的除了全村适龄小学生家长,还有本村的退休老教师、在外工作的教育界人士,大家认为导致吉庄小学不景气的内在因素关键还在教师。

在会上林建国要求家长们对每一位老师做出评议,再行表决决定其去留。家长们普遍反映徐烨锋踏实敬业,是一位好老师;还有一位吉庄的媳妇、代课多年的阎桃花,对学生要求严格,深受家长们的信任和肯定。她俩顺理成章获准留用。三位带副课的公办老教师,无足轻重,去留由之,不在评议之列。其余三名代课教师,没有得到家长们认可,只能另谋高就。至于金校长本人,也没能在评议中过关,退回联区另行任用。

正在假期中的徐烨锋先是接到吉庄村姑姑的电话,得知家长评议教师的消息。接着又接到林支书的电话,通报了评议的结果,并诚恳地征求她的意见:“徐老师,大伙儿一致给你好评,夸你责任心强,也有管理能力。我们商量决定请你来当校长,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你看行不行?”

徐烨锋没有半点心理准备,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半晌才问了一句:“让我当校长,能行么?”林支书表示:“只要你肯干,村委会保证不折不扣大力支持。你父亲担任过

半辈子小学校长,经验丰富,我再请他费心,帮你出谋划策。”经过林支书极力鼓动,最终徐烨锋答应了,说:“那我锻炼锻炼!”

其时徐烨锋刚刚30岁,鼓起勇气继任吉庄小学校长。虽然一个小学校长不算什么正经领导,但在村民心里,那个职位的分量很重,寄托了全村两千多人“保卫学校”的殷切希望。

马上就开学了,徐烨锋正式走马上任。

林支书的支持力度果然很大。首先多方了解挑选,配齐了一线教师:徐烨锋需要经常去联区开会,也要管理学校,所以不再带班,家住师专旧院的知名代课教师赵凤英被从私立学校请回来接任四年级班主任;阎桃花随班不变,担任三年级班主任;曾在吉庄小学代课、反响很好的贺翠霞也被请回来给一年级带班;二年级交给了李桂珍,学前班找来了李桂兰。一色的娘子军。除了赵凤英外都是吉庄的闺女或媳妇,队伍相对稳定,避免了换来换去的弊端,也是长远考虑。

还有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程,聘任的教师是吉庄的老三届高中生李银堂,原在供销社上班,他的英语底子扎实,平时辅导自己的几个孩子,英语成绩突出。这样,校长徐烨锋的手下人马仍然都是代课教师,但村里给出的待遇是每人月薪1000元,徐烨锋每月奖金1200元,学校另行安排了门卫、厨师、专职卫生员。全体教职员工吃在学校,一日三餐免费。接着所有教室更换了玻璃、纱窗、桌椅板凳,布置了电教室,购置电脑两台、电视机一台。雷厉风行间,吉庄小学焕然一新。除了联区相应的拨款,村里当年投入竟有20余万元——这对一个村庄而言,真是不惜血本。

徐烨锋感觉如履薄冰，生怕辜负了吉庄父老的信赖，她虚心向父亲和联区校长请教，与林支书他们共同分析研究，很快提出当好校长的三点具体措施：嘴勤，手勤，制度严明。所谓嘴勤，就是多跟教师交流，多跟学生对话，多听家长的诉求，多问办学方法，然后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所谓手勤，就是每天必写校长日志，记录各班课程安排、学习内容，记录学生到校人数、安全状况，记录联区有关要求指示，从中发现不足，有的放矢；所谓纪律严明，完善包括教师考勤、学生请销假、公物保护、作息时间制度，严格执行，监管到位。这三条就成了徐烨锋当校长期间的工作准则，从未有过敷衍或者马虎。

心急的还有林支书，每天他都往学校跑一趟，作为徐校长的有力后盾，尽力满足她提出的要求。他通过关系，将朔州市实验小学的好教师请回来，给学校的教师们评课，现身说法传授经验，再派出教师们到朔州市实验小学随班学习，“走出去，请进来”，效果也还很明显。然后，林支书又组织村干部和家长到学校听课，让每一位教师压力不小。

到了期中期末考试，各年级的试卷一律从联区密封取回，当场启封，考完后徐校长都得浏览，最后交由林支书留存，以备对照成绩，评优奖励。

平心而论，徐烨锋和教师们投入了极大的辛苦。按照作息时间，夏时学生早上6点到校，教师全都提前20分钟过来，徐校长则又比教师早到20分钟，迎候教师和学生；晚上7点放学，教师要迟回10分钟，把学生送到校外车多的丁字路口，徐校长又比教师迟回10分钟，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冬时到校推后半小

时，放学提前半小时，其余做法相同。就以夏时为例，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三节课，早晚各有两个自习，教师们上班时间超过11个小时之多。大家隔三差五下班后还去家访，回家就更晚。一次阎桃花老师家访时被狗咬伤大腿，打着狂犬病疫苗照常上课，没有听到她有什么怨言。校长尽职尽责，教师自觉自律，大家心往一处想，团队氛围很像那么回事。

村民们感受到了村干部特别是林支书对于办学的决心和用心，也看到了老师们竭尽所能一腔热忱的教学表现。试想，村里的学校欣欣向荣，小学生莫非非得外出求学？家长们莫非非得舍近求远把孩子送出去？于是很快学生开始回流，到了当年4月份，全校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到100余人；再到秋季新学期开学，各年级随同班主任依次升上一级，五年级也得以恢复，再招一个学前班，聘了村里孙二平媳妇、能歌善舞的武兰兰当老师，同时一、二年级也开设英语课程，由回村实习的大学生李晶晶代课。这时候全校有6个班，学生人数是146个。数字表明，村里的适龄小学生基本上全部回流。

神头联区按学生人数排名，北邵庄学校和大夫庄学校分列第一、第二，其中北邵庄学校的学生400多人，大夫庄学校的学生比吉庄小学略多。但那两所学校是朔城区的寄宿制试点，生源包括周边村庄，而吉庄小学全是本村的孩子，实属不易。看到学生坐满了教室，最舒心的是村支书林建国，他终于可以给投票支持他的村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而徐烨锋和教师们教书的积极性更高了。

最令徐烨锋难忘的是2009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了很隆重的庆祝活动。那天

孩子们都穿上新衣服，各班列队举牌进入操场，进行了升国旗仪式，表演了自己排练的文艺节目。林支书和乡里的干部被请上主席台观看。他们也准备了笔记本、钢笔之类奖品，颁发给各班的优秀学生。林支书当场发表讲话，希望把吉庄小学办成闻名朔州的一流学校，同时表态：“今天我在这里代表村支部、村委会郑重承诺：村党支部、村委会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村办教育；要一如既往地扶持村办小学；要始终如一地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他的承诺，让教师和家长很受鼓舞，他们相信吉庄小学在不远的日子里真的将成为朔州市一流的小学。

最后的小学校

憧憬很美好。

憧憬竟也很短暂。

就在林支书关于“坚定不移地发展村办教育”的承诺刚刚说出两个月后，他拿到了一份文件，是经朔城区2009年8月13日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的《朔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实施意见》，旨在整合教育资源，调整学校布局。文件显示，朔城区决定“撤并贾庄乡等初中11所，神西村等小学61所，七里河村等104所小学的4—6年级教学班，调整后全区农村保留高标准寄宿制学校21所、完全小学26所、小学教学点104个。”也就是说，整个朔城区一共327所农村学校，砍掉了176所，超出了一半。

不幸的是，徐烨锋任校长的吉庄小学，恰在被撤并之列，理由有四：在校生相对较少；办学条件较差；师资力量薄弱；布局不尽合

理。

林建国傻眼了。又过了月余，他到镇上开会，镇长明确地告诉他：“整合学校刻不容缓，教育局划片了，你们吉庄和吴佑庄、新磨三个村的小学撤销归在三泉湾学校，上级不允许你们学校继续办下去。如果不撤，就是非法擅自办！出了问题拿你是问！”看着刺目的红头文件，懊丧失意的林支书求助无门，他理解或许上级有个统筹规划，但自己十分渴望把吉庄小学继续办下去，不甘心就此半途而废。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决定装聋作哑跟镇长周旋一下，好歹等过了眼前这个新学期再说。所以他压住了文件，封锁消息，没有跟村干部和徐校长传达。徐校长有一次到联区开会，听到联区校长略略提及说各小学的四五六年级恐怕要被撤销，她自己心中已有一团阴影，感觉学校朝不保夕。

大约是撤并学校毕竟有个部署实施的前期准备阶段，抑或林支书的抵制总也起一点作用，反正吉庄小学顺利地度过2009年的后半学期，2010年的前半学期也按时开学了，学生入学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切似乎风平浪静。在这一学期过半后，徐校长有孕在身，一段时间身体很是不适，只好临时请假，由赵凤英代理校长。

大约2010年的5月份，看见吉庄学校无动于衷，神头联区校长张佩峰亲自出马，首先跟林支书碰头，告诉他说上级三令五申，吉庄小学不撤不行，没有协商的余地，必须服从大局。林支书情绪不好，负气说：“我没法跟师生们说。你自己去做工作吧。”于是张校长就由赵凤英领着，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走进教室，动员孩子们乖乖听话，下学期就转学到三泉湾

学校;又介绍说三泉湾学校可以寄宿,一律两免一补,条件如何如何不错等。他的光临,等于正式公开了撤销吉庄小学的时间表。各年级班主任一时间惶恐不安。毫无疑问,只要撤掉了小学,就意味着这些代课教师将要离开讲台。等联区校长走后,她们都去询问林支书,林支书安慰说:“你们照常教书,不可误人子弟。等到了下学期只要孩子们还来报名,咱们还能把孩子们推出教室?”

跟着林支书又遇到一件事,那天他在村里的卫生所闲坐,忽然学校背来两个小孩,因为摔跤不知碰到哪里,其中一个竟然不会站立。虽然送去医院检查并无大碍,但林支书惊出一身冷汗,万一真的出了安全事故,岂不是顶风犯上错上加错?实在承担不起天大的责任。他颓然了,再也不敢为争取吉庄小学的存活而徒劳地奔走呼号了。

很快学校放了暑假,徐烨锋也从几位教师的电话中获知了相关情况,对学校十分牵挂,老是放心不下,好容易等到应该开学的8月23日,她虽已即将临产,但还是挺着大肚子赶到吉庄小学。教师们都来了,大家默默地准备着开学报名工作,然而家长们早已不踏实了,只是前来观望询问,却没有一个让孩子来报名。随后徐校长分婉请了产假,等她的男孩呱呱坠地,吉庄小学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校门上了锁,几个代课教师连讲授最后一课的机会都没有。徐校长听说要强的李桂兰曾经跟林支书探讨能不能由她自己办一个幼儿班,但终至未果,她只好含泪把“六一”时亲手为班里孩子们用彩色纸制做的26个小白兔帽子珍藏在箱底,进城去包了柜台推销手机。其余除了阎桃花到了城里的私立学校教书

外,几位代课女教师也都离开了讲台。140多名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另行择校,只有其中的14个按要求去了三泉湾学校寄宿就读,但很快三泉湾学校同样走向末路,解体了。

产假结束后,徐烨锋就不是校长了,她也离开讲台,于2011年被充实到寄宿制的北邵庄学校担任生活老师。那里还有400多名小学生,其中有300多名寄宿生,徐老师与另外四名生活老师轮流负责照看1—2年级16名小孩的食宿起居等。她发现孩子们虽然每学期只交600元的生活费,伙食也很好,但由于过早离家,心理上难以自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换了岗位的徐烨锋应该比较清闲,收入也不比当校长时减少,不过她觉得没有了在吉庄小学时的向上氛围,没有了作为教师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因此生活好像暗淡了许多。她怀念吉庄小学,也怀念吉庄。一次碰上林支书,林支书喟然叹息说:“吉庄失去了小学,耳边就听不到朗朗书声,眼里也看不到结伴背着书包上学堂的小孩,村子似乎缺少了生机,好像没有了希望和未来。”徐老师默然不答。她想起听到过的两个数字:目前在校大学生中城乡子女的比例是82.3%比17.7%。不过她还想起温家宝总理说过的一句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既然温总理常想,事情总将改观吧?

于是徐老师只能这样对林支书说:“或许将来的吉庄小学还会恢复的。”

林支书说:“但愿吧。”

责任编辑/吴沛